

## 數學家之殤

文／張湧權

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我在校園裏漫無目的地踱步，看到迎面走來好久不見的朋友便駐足寒暄，開始互相詢問近況：

「這學期是不是很忙？」

「還好，不過有 final year project，常常要讀好多書同文章。」

「哦？不知你在做什麼課題？」

哈！我心中一喜。大概對待第一個費尽心力去做的課題好像對待還未出生的頭子，提起來總是充滿興奮和期待，忍不住想把懷胎幾月的心路歷程一一歷數。我眉毛一揚，開始手舞足蹈地講起來：

「我導師的研究方向是複幾何，我自然也就研究這個領域。當然開始要先讀書學習基礎，所以要從多元複變開始。你知道嗎，多元全純函數有非常神奇的性質！和一元有本質的不同……」

對面的朋友望著我，一臉茫然。

「你可知全純函數？這一類函數有非常好的性質，是複變研究的核心……」

朋友的眼神裏露出一絲混雜了厭倦、恐懼和迷惑的神情，他欲言又止，然後目光開始遊離，顯得稍稍不安。我的輕鬆愉悅消耗殆盡，只剩一絲希望苟延殘喘：

「全純函數和多項式有非常相似的性質……」

「多項式！我知道！所以你在研究多項式！」朋友彷彿抓到救命稻草，用超出尋常的熱切語氣問道。

我無力再多解釋，便草草搪塞：

「差不多吧。哎，總是提我做什麼，你這學期怎樣？很忙？有沒有時間約晚飯……」

和朋友道別後的我彷彿從溫泉中猛然起身，走到凜冽的寒風裏。悻悻然，我獨自走回圖書館，然後獨自鑽進書堆。

自從大學以來，這樣的「獨自」時間便越來越多。想當年一眾同學討論數學問題，熱烈氣氛大概不亞於政客指點江山。然而如今各自按興趣選擇科目，能交流的內容已然不多。我們彷彿在爬一座有很多頂峰的山脈，從同一起點出發，開始還互相扶持。爬到中段，各自選擇不同岔路，然而回頭望望仍舊可以梳理清楚對方的選擇。再到後來，走過太多，距離和迷霧讓我們不能互相清楚辨識，只能大聲呼喊才能勉強聽清。到如今接近峰頂，便是大喊也只會有一聲餘音。於是只能獨自邁步，獨自攀爬。

然而我過分戲劇化的想法和描述或許讓本來平常的狀況顯得過分寂寥。社會分工如是，行業間存在隔閡司空見慣，為此感到孤單也許只是自尋苦楚。細想也是，自問對物理的瞭解屈指可數，每每和學物理的羅兄相聚談起學習近況，倘若沒有把如朋友表露出來的茫然寫在臉上，也不停地在腦海裏把聽上去毫無意義的概念推來推去，彷彿盤子裏不能入口的食物，不知如何是好。也許我該學學羅兄的自信和坦然，面對尷尬的笑容和茫然的目光仍舊能興致勃勃。

「就是這樣！」我望著站在圖書館角落裏編寫著我看不明白代碼的羅兄下定決心，「何必為不能改變的必然傷心！」

然而對於如此戲劇化的我，堅定的決心不過是一層薄紙，稍一用力便被捅破。在伯克利交換時期的舍友是個非典型亞裔美國人，每日八成時間處於半醉到醉醺的狀態，時不時再加上大麻帶來的興奮。已被伯克利開除的他日日自得地在那棟叫做 CZ 的宿舍樓裏尋歡，只花零頭時間做做社區大學的功課。然而 Don 在煙霧繚繞花天酒地中選擇了修讀數學課，於是一次又一次所謂的「作業探討」便在我們之間進行。一日在我做題的間隙他問到：

「Ted，可有比線性代數更難的數學？」

我望著他番茄一般紅的臉，眼神仍舊迷離，卻也不乏一絲嚴肅。也許在煙酒的高潮裏他突然醒悟，開始對手邊的事物發問，試圖探討甚麼高深的哲學問題。

「當然，」我一本正經，「你可知有抽象代數這門學科？這門學科裏我們會研究各種不同的代數結構……」

「啊，為何你這麼聰明。我從來都搞不懂數學，計算得頭疼。你可知這酒的滋味？來一瓶？不？哈哈，總有一天我要把你灌醉！」

我彷彿真的醉酒一般說不出話來。在這種迷霧般的意識裏講出來的話也許是存在心底最深的，我正窺探到這個浪蕩子對數學最真實的感受，也就是毫無感受。在他看來我像是玻璃對面的展覽品，精細，易碎，萬裏挑一，然而走出博

物館的瞬間便被拋到腦後。倒是煙酒大麻是正道，可以為單調的生活帶來不一般的感官刺激。

我又一次對如何描述數學這個在我腦海裏光怪陸離的世界而苦惱。它彷彿是一棟外表昏暗的高樓，看起來過分莊重。用力方能推開的大門過分樸素，沒有名牌也沒有門鈴。長長的過道照明不足，只能隱約看到前方的微弱光亮。周圍牆上掛著看起來上百年沒有動過的褪色的畫。也許很多人在走到盡頭之前便轉身離開，卻不知那微弱的燈光來自一間華麗的大堂，無比明亮，裝飾有許多能工巧匠傾盡一生才造出的珍寶。如何能讓這些只留有昏暗印象的人相信這種無比的明亮，是孤獨的我時時思考的問題。

然而歸咎起來，一部分要歸於數學工作者本身。也許我們太專注於大堂的富麗，忽略了修整走廊。也許我們太習慣於數學的美，從來沒有想過如何用不那麼艱深的方式去描述和傳播這種美。翻開一本數學書，僅僅是那些抽象的符號和陌生的希臘字母就足夠讓人望而卻步。我們像是建成了自己的堡壘，在不斷壯大這座雄偉建築的同時卻也把自己和外圍隔了起來。巴別塔後上帝用語言分隔人類，我們則在小氣的上帝作祟之前就已經用自己的語言把旁人拒之門外。

不過作為數學工作者的一員，我斷是不願意承擔所有的責罰。數學家 Paul Lockhart 寫過一本書叫 *Mathematician's Lament*（是的，我借用了他的題目），書的開頭設想了這樣一種情形：在某一個社會裏音樂被認為十分有用，於是作曲成為每個人必須學習的內容。從小學開始，老師就開始教授作曲的各種元素和規則，不時還有影響學業成績的作曲測試。音樂被視作一種實用的工具而不是可供欣賞的藝術。這樣的情形和我們目前對待數學的態度何其相似。數學教育向來注重實用，注重規則和計算，缺失的卻是背後的思想，和欣賞數學的態度。在這樣的熏陶下，如何能把數學當作一門藝術來欣賞！正如我的導師所言，做數學往往有起承轉合，和寫詩並無不同。倘若我們能用讀詩的意氣來讀數學，該是怎樣一種場面！

我們的文化裏卻沒有這樣一種對待數學的態度，而是一種對數學敬而遠之的態度，具體表現在對數學極端的厭惡（並且對這種厭惡毫不遮掩），以及對數學工作者過分的崇敬（「你讀數學？一定聰明絕頂！」）。這種態度自然和我們教育中對數學核心抽象部分極少涉及有關，自然也 and 數學家們自己少做宣傳工作有關，最重要的是人們並未意識到數學無處不在。聽來陳詞濫調，然而少有人真正感覺到數學在生活中的存在，正如之前提及，許多人看來數學和數學家們只是博物館裏的陳列品罷了。稍稍廣為人知的例子如 Alan Turing 的 Turing Machine 及 John Nash 的博弈論（前者是計算機的原型，後者則在經濟政治社會中有廣泛應用）也還要借助相關電影中少得可憐過分簡化的解釋流傳。殊不

知，從預測天氣，搜索引擎，到密碼破解甚至競選制度，都有數學的影子。數學是一門尋找規律的藝術，而規律隨處可見。

也許一隻 lament 結尾要留下來一點希望的感覺，否則過分抑郁的數學工作者們只能選擇無奈沈默。一日和朋友吃飯，不知為何講起 Poincare conjecture 和 Low-dimension topology：

「你可知數學裏最複雜的就是三維和四維的空間！可以這麼講，一二維維數少簡單明了，五維以上有更多的靈活性可以變換，三四維在中間不夠簡潔又有維度限制，研究起來十分困難。也許這就是為何我們感覺的空間總是三四維！Poincare conjecture 是有關三維的，你可知這個猜想的解決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也許是從故事入手更讓人接受，坐在我對面的朋友並沒有一臉茫然。我感到欣慰至極，也許傳達數學的美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難。也許我該多跳出學術的腔調，用平易近人的方式去轉達。畢竟這正是數學作為一門藝術的明證：就算你不明白裏面的技術細節，也一樣可以感受到宏偉壯觀或是精細美麗。

---

## 荒涼詞典（殘篇）

文／曾季

現代

一個都市的角落裏生活著一對年輕的夫婦，他們有著恰能糊口的工作和沉悶無聊的生活。

平時，夫婦兩人沒有甚麼好交談的，他們的業餘生活單調至極。男的女的成天坐在沙發兩頭讀各自的小說，直到困倦。他們有很多精神上的經歷，卻都是虛幻的。

他們曾生下一個嬰兒，孩子還沒滿月就夭折了。男的希望妻子不會再生一個，因為這一切打亂了他們生活的正常軌跡。

孩子的葬禮結束後，兩個人回到家，沒有淚水，便各自坐在沙發兩端讀起未盡的小說來。

這時，女的若有所思地說：「我讀了很多小說，都是以裏面人們的死亡作結尾的。但我認為真正的小說應當是以一個人的誕生作結尾的。」

花

從前世上並不存在白色的金盞花，那些年代的金盞花都是淡黃色的。那時，有一個女人想要培育出純白色的金盞花。於是，她將黃色的花播種，等到來年這些植株開出了花朵，她再精心挑選出其中色澤淺淡的花朵作種子種下。

就這樣過去了一年又一年。與此同時，這個女人經歷了她的一生，一切的際遇與命運，如同風中變幻的雲。沒有哪件人事在她生命中長久地留存下來，只有花園裏的金盞花，隨著歲月漸漸地變得越來越淺淡，潔淨。

直到最後，她生命中不剩下甚麼值得她再費神牽掛的時候，她終於收獲了一朵純白色的金盞花。

多年以後，世上的黃金盞花都被白金盞花所替代，人們也都忘記了白色金盞花的來歷。大家都開始以為金盞花天生是純白的時候，又有另一個女人，用她的一生培育了一朵淺黃色的金盞花。

### 愛人

海邊有一個平靜的小城，晴朗的時候，那裏的房屋好像擱置在海岸上的白色鵝卵石。

一個男青年和一個長他十歲的女子相愛了，在小城裏。但兩人不知如何維持這份不被時間允許的愛情。經歷了一些波折，兩人決定，讓男人帶著一份永遠解不開的情緣離開小城，做一名航海者，四處漂泊。而女人則留在海濱度過餘生。他們約定，直到這一切不可能再重來時，男子才能回到故鄉。

經歷了五十年苦苦流浪，男人已不再是當初那個男人。他回到了以前那座小城，一切已物是人非……

但是，他在小城中又遇到了那個女子，那個女子卻仍和五十年前一般。他覺得不可思議，女子最終告訴他，她其實是永不老去的。

### 詩人

詩人一生追求過很多女子，他給她們寫過很多精緻又優雅的情詩，如同空氣與光影凝聚成的花瓶。

這些情詩多能贏得那些女士的歡心。但極少有女子能成為詩人真正的愛人。久之，人們對詩人的失敗習以為常。

有幾次，詩人把曾經獻給其他女子的詩改了副標題後獻給了他新近追逐的女子。人們對此議論紛紛，有人質疑：詩人的詩在他自己心中究竟是甚麼地位呢？難道只是愛情追逐遊戲的工具麼？

詩人反駁說：「我並不是愛上了她們當中的哪一個，我只是在不懈地挽救她們身上凋謝的美而已。」

這番話說過後，詩人便不在公眾前露面了。但過了幾天，詩人又出現了，說：「我用我的一生挽救世間的美，到最後，我只留住了自己的美。」說罷，詩人在眾人面前演奏了一曲音樂。從此消失於人間。

## 遊戲

一場遊戲，有那麼一些人參加，為期一生的時間，從這些人一出生便開始，他們死後方結束。

在這場遊戲中，人要想方設法地欺騙別人，只要誰能粉碎他人的洞察力，那麼誰就算得上贏家。

有一個人從一開始就不斷遭受所有人的欺騙，從來都是個不折不扣的失敗者。但事實上，從他一出生時他就在騙著身邊的每一個人，而且從未被拆穿過——他佯裝自己無法識破他人的騙局。

直到他行將就木的一天，他開始思忖：他該不該告訴他身邊的對手們——他朝夕相伴的同路人——他欺騙了他們一生呢？如果他說出真相，那麼最終他還是沒有騙過眾人；如果他保持沉默，那麼沒有人會知道他的勝利。

他發現這個問題愈想愈複雜……後來他都不知道自己怎樣才算贏了這場遊戲。

突然，他驚呼道：「我們都被騙了，騙子是我們自己的影子！」道罷，光榮歸於塵埃。

## 不倫

那是許多年前，我還是一個青年人，在這世上不同的大陸與國家之間游歷的時候，親眼所見的事……

那個柔和的中午，我路過這個莊園，那些凌亂的樹木好像已經在這裏生長了幾百年。鏽跡斑斑的柵欄上，蔓藤與蔓藤的屍體層層纏繞。一個正前往湖邊釣魚的男子給我說，這個莊園裏住著一個怪女人。

幾十年前，在這個男子還是個孩童的時候，這個女人正值芳華。她和她的未婚夫自遠方搬來，從一個末落的富貴家族買到了鎮郊的這座莊園，準備在此安居。可是，婚期將近的那些夜晚裏，女人發覺她可以在夢中與莊園裏的植物相接觸，起初只是交談，後來它們漸漸開始調情，以至於整夜地做愛求歡。

當她的丈夫有所察覺的時候，這個奇怪的妻子向他坦白了一切。很快，丈夫就離開了這裏，然而女人留了下來。從此，她一個人生活在古老的莊園裏，鮮少出戶，任由園裏草木瘋長，時間皆沉湎於欲夢中……

我至今未忘那個午後，我往莊園深處望去所見的景像。如此荒涼，又如此盛大。

## 純粹

在野蠻時代之前的人們相信，從石子到天空，無不是神之意志的一部分。直到野蠻的民族征服了整個大陸。

野蠻人相信神居住在一座無人能涉足、無人能窺視的山峰深處。在野蠻的社會裏，對神的獻身比世上其余的一切都更加深刻和迫切。日月的凝視之下，一代一代的野蠻人將他們所有的財富、知識與時間用以籌備祭品、建造神廟。如同暗夜裏撲向火焰的飛蛾。

後來，大陸上的文明人崛起了，他們否認神的存在，並與野蠻人爭戰不斷。野蠻人的領地漸漸退縮，事實上他們從不反擊，而是傾盡一切敬奉他們的神靈。他們知道，當禱告傳達到山頂，神的審判將降臨於世。

最後一個野蠻人在守護那座極高山峰的領地的時候滅亡了。在這野蠻人最後的一小塊土地上，聚集了這個民族千萬年來的收獲與創造。以至於當文明人第一次踏入這片恢弘與珍奇的空間時，彷彿置身於天堂。

---

## 他與她的不解之詞簡編

文／鳳嬌

### 貓

皮埃爾知道瑪吉喜歡貓。實際上，皮埃爾對瑪吉的第一印象就是「逗貓的女人」，那是當瑪吉蹲在巴黎第四大學的草坪上，安靜地撫弄一只野貓。

皮埃爾走上前去，野貓狐疑地逃走了，瑪吉就站起身來。

皮埃爾說：「您也喜歡貓。」

她看著貓離開的方向，微笑著聳聳肩，「我不知道，但我對貓就是有種親近感，勝於其他事物。」瑪吉微笑時臉頰上的皺紋讓皮埃爾著迷。

皮埃爾對貓也有種親近感，他小時候是個孤獨的孩子，弱視，戴眼鏡，只對外婆家的貓感興趣，常常在放學的午後特意兜去，就為和貓說幾句自創的語言，呼呼嚕嚕，受盡表哥嘲笑。從此他就特別留意愛貓的人。瑪吉搬進皮埃爾的公寓之後，他們很快養了一只長毛黑貓。此後皮埃爾就必須常常打掃黑貓掉在地毯裏的毛髮，和瑪吉的黑髮。週日下午，他們總是坐在沙發上，他讀著成套的著作，她織著毛衣，貓蜷在瑪吉懷裏（無論甚麼貓，在他們中間總是更偏好瑪吉）。有時皮埃爾從書裏抬起眼睛，看到專注的瑪吉，他呼呼嚕嚕的語言幾乎要脫口而出。

皮埃爾覺得貓任性，難以捉摸，他想這種未知也一定是瑪吉喜歡貓的原因。但當瑪吉第一次離開伊朗，來到奧地利一所法語學校，她除了說法語以外和周圍人沒有任何交集。那些孩子在瑪吉周圍談論哲學，幻想周遊世界，但在瑪吉看來他們都只是被太多的自由慣壞了——談論哲學說明生活裏沒有更迫切的矛盾，想周遊世界說明現實已足夠穩定。剛開始瑪吉還嘗試表達這種抗議，後來漸漸就緘默了。他們也漸漸忘了不說話的人的存在。在奧地利，瑪吉沒有一個朋友。

（我也為瑪吉的孤獨感到迷惑。我本以為會多一些人對當時的伊朗感興趣，繼而對瑪吉感興趣，事實卻不是這樣！第一個伊朗人逃難來的時候，大家還睜大了眼睛，但瑪吉來的時候，世上已充斥著伊朗人。）

在這種情況下，瑪吉發現了貓。隔著半個世界，一切都無法理解，一切都不同於伊朗，貓卻仍然傲慢，任性，難以捉摸。瑪吉感到驚訝，繼而產生了一種親近感，勝於其他事物。當她一個人走在街頭，流浪的野貓就好像她的同源，提醒她還在同一個地球上，使她不至於那麼悲觀。

對於瑪吉來說，貓是一種已知。貓以外的世界，瑪吉都不能理解。

## 數學

皮埃爾對於數學，簡直有一種自豪感，這種自豪感基於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法國人這個事實。在法國人的聚會裏，他總會說「對，他們的語言可能在中國更通用，但他們想讀數學論文的時候，他們還是得學法語」。他也覺得自己幼稚，但這種幼稚，在聚會裏常被人視為一種可愛，引發全場歡笑。

帶著這種自豪感，皮埃爾也喜歡告訴別人：瑪吉擅長數學！數學是一個高深莫測的學科，而瑪吉的得心應手，讓她在皮埃爾心裏又多了一分神秘感。常常當皮埃爾和瑪吉走在街上，瑪吉就某篇數學論文陷入沉思，他想像自己身旁的女人正思考著他所不能理解的問題。他深深陷入這種智力上的些許懸殊，好像如果他能夠理解她的所有想法，她就立即喪失了魅力。數學客觀的難度和自豪感混在一起，皮埃爾越來越欣賞瑪吉。（瑪吉是法國的代表嗎？不是。但她是數學的代表。而數學代表法國。）

瑪吉從小就擅長數學，她喜歡其中乾淨的邏輯，並常常宣傳數學對於洗滌身心的必要性。當其他孩子都在迷戀李小龍，她唾棄這些事的毫無難度，在牆上張貼數學問題。其中有一個青少年為了彰顯自己獨特性的苦苦堅持，但瑪吉覺得，這至少是種更難的堅持。

這一切在瑪吉離開伊朗的時候分崩瓦解了。她發現數學幾乎成為她唯一擅長的東西。這恰恰是因為它簡單，而其他事情——寫一首讓維也納人喝彩的朗誦詩，給學校裏的人解釋沙阿政權，和法國人談論酒（她離開伊朗的時候禁酒令還沒有撤銷，酒只出現在中產家庭的地下聚會）——一切都太難了！她屢試屢敗，僵硬得像堵牆壁，最後只好羞愧地退回數學的簡單和舒適裏：她成了那些只能喜歡李小龍的人。

今後幾十年，瑪吉在做數學工作時都有一種隱隱的不安。她總是害怕有一天有人站在她桌前，指著她的鼻子說：你做數學，不是因為你追求難！你在其



他事情上面都是一個失敗者！瑪吉也想去做其他事，去做藝術，去研究政治，做個小醜。她羨慕皮埃爾：後者此時正在聚會的中心，自在地說著老套的笑話，但顯得那麼可愛，人群爆發出陣陣歡笑。

### 侯賽尼的《一致》

第一次見到這幅畫的時候，皮埃爾吃了一驚：他見過很多諷刺獨裁政府的藝術，但從女性角度來說這畫十分大膽。從畫廊離開的路上，與瑪吉討論起印象最深刻的作品，皮埃爾提到了《一致》。瑪吉露出了微笑，皮埃爾也微笑著說：「是，很棒，不是嗎？」

皮埃爾痛恨獨裁和極權，尤其是在這之下產生的社會的趨同現象。他去過許多任何極權國家，常常從瑪吉的只言片語中，他就能描述出一個充滿著壓迫、謊言和抑郁的伊朗，以及在那之中飽受煎熬的青少年瑪吉。瑪吉在這個話題上是寡言少語的，他從而尊重這種緘默，認為她有權避免這些回憶。聚會上，他常常幫她岔開別人好奇的發問，對那個活在瑪吉體內的青少年充滿憐惜。

瑪吉與皮埃爾認識後不久，他就邀請她一起去看一個由伊朗和伊拉克藝術家共同組織的畫展。瑪吉對畫展本身並不感到興奮，那些藝術作品裏常常充斥著壓迫、動蕩和抑郁，但沒有人告訴那些對著藝術冥思苦想的法國人，在德黑蘭小孩也騎著自行車在街上閒逛，年輕人也聽西方重金屬搖滾。

但她為皮埃爾的用意而感動。通過這個邀請，皮埃爾在表達他不僅尊重當下的她，也尊重她的歷史。她在國外的時候，很容易因這種重視而受寵若驚。她和皮埃爾走在展廳裏，大多是他在提問，她在回答。從出口離開時，瑪吉唯獨記得那幅侯賽尼的畫：幾百張一樣的人臉，均勻地排在畫布上，洋溢著相同的微笑。

這畫有些讓瑪吉著迷。她想起了她剛來歐洲時常有的一種幻想：她渴望所有人看上去都一樣。波斯人，斯堪地納維亞人，希臘人——全都長得一樣，穿一樣的衣服，說話的時候做一樣的手勢。這樣他們認識時，就必須要深入交談才能瞭解彼此。一個無法從外表判斷人的社會！人們會找到更合適的朋友，然後激動地相互擁抱，成為兄弟姐妹。在這個世界裏，沒有人會隔離和區別對待瑪吉，因為交談前每個人對周圍人都一樣迷惑。這是瑪吉當時暗自描繪的烏托邦。

回去的路上，皮埃爾提到了這幅畫的名字，她臉上便露出了微笑。皮埃爾開始批判極權主義，瑪吉一句都沒有聽到，這畫已把她帶去了她的理想國。

## 王直的詩（五首）

文／王直

### 無題 壹

松針安靜地落入泥土，  
偏執，孤傲，  
像一個眼含流星的孩子，  
不聽話，  
把小屍體放入文具盒。

「湖水沒有經過任何抵抗  
就收攏了天空」。  
所有在風中睡去的鳥鳴，  
一粒一粒，  
像暗處的金箔。

荷花趨於圓滿，  
淤泥趨於虛無。  
漁船載著無聲的微光滑入「憂傷和銅  
瘋長的夜晚」。  
空氣中瀰漫著好聞的味道。

桂樹，香樟，布滿靜脈的女中學生。  
在十月的嘉興，  
隱身的事物越來越多。  
覺緣寺內的菩薩眼神下垂。  
淨相村西，女鬼懷孕了。

「荒涼的群山幸福得讓人想大哭一場。」

有人開始悔過，

一日磕碎一日。

有人登上梯子採集光線。

有人抱著自己四處求醫。

有人被月光下痛經的少女

不斷驚醒。

想起生活曾經這樣，想起曾經

有人說過相愛，

竟無法原諒自己。

## 無題 貳

孩子，悲傷對你太過古老。

祖國的遼闊和遙遠幾乎就窮盡人的一生。

聽聽你呼吸中的水聲，看看被笑容打濕的群山，

每一座上面曾經都站著你的親人。

多年前，他們吸走光線中的甜，

留下如剩飯一樣的村莊，留下你。

孩子，悲傷對你太古老。

祖國的遼闊和遙遠幾乎就窮盡人的一生。

## 繁花

我喜歡溫暖的乳房和明亮的肩膀

我喜歡映著大葉植物的臉龐

我喜歡她身體裏寂靜的風聲

在泰安城內  
我喜歡 1999 年的祖國  
那時的她戴著紅領巾  
走在放學回家的路上

### 在淮海中路看油畫

在淮海中路看油畫，要把天空調弱  
讓油菜花暗下去，看眉式清秀之人離開身體  
穿過街巷中塗抹過的人群，悄悄投了水。

在淮海中路 1411 號，春光遮蔽了暗疾  
鳥鳴帶來逼仄和飛行感，一個人的身體像麻繩  
裸露在新鮮空氣中，骨頭開裂出花朵。

眼底的雲又白又黑，膝蓋的青色愈愛愈深  
穿過死後潭水的寂靜，背部長出的魚鱗  
一年比一年薄，月亮一日比一日舊。

與春風交換身體，與素不相識之人抱頭痛哭  
與我，許下再死一次的諾言，這麼多年了  
她說，我愛你依舊，勝過畫中人。

### 無題 玖

那山名曰空，又曰耳無，  
曰不忘。那少女清麗，拙言，  
在書頁轉身，寫細軟的字。

大鳥輕搖羽翅，那山避入河流  
發綠的腳踝處。少女呼吸間，

山勢在唇齒消失，又在肺部聚現。

河水清淺，淺過五月的酒杯。

魚鰓下呼出的觀星人

不勝酒力，在氣泡中推夢。

推。夢中一朵一朵炸裂的微雲，  
罩住無相之山。當春風掠過，  
酒杯搖晃，深沉的星群隨之搖晃。

驚醒的月光，和我白銀般  
炙熱的醉意不慎落水。而體外  
瘋長的綠蘿衝擊著此刻。

奇異的光籠罩住整個五月。  
眼睛，耳朵，發熱的意念，  
已無法曰空，曰耳無，曰

不忘。那少女清麗，拙言，  
在山中微笑，濕我的唇，  
我無言相悅，只好枯坐成山。